联系电话
(028)86510705 86510200
电子邮箱
cdrbllzk@163.com
第522期 2024年8月7日 星期三

10讲 新质生产力 ⑨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指明了新发展阶段激发新动能的决定力量。“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个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特征和衡量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是其中最重要但也亟须厘清的概念之一。如何科学把握生产方式的矛盾统一，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外延？成都如何从实际出发，把握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选择？聚焦新质生产力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本期《理论周刊》推出“新质生产力第九讲”。

以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作出全面部署。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科学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既狠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又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扫除制度障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实现社会生产力质的跃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科学把握生产方式的矛盾统一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型生产关系是指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必然有别于从前的内容

马克思曾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的对立双方，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有着无法分割的内在机理联系。其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重大的反作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它会对解放生产力产生重要促进作用；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它就会产生束缚或阻碍生产力的作用，甚至引发社会矛盾。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新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对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进行深邃思考而创造性提出的概念。去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新型生产关系是指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必然有别于从前的内容，强调生产关系的创新和改革，包括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更高效的新型生产要素配置体制机制，以及更具有创新性的生产组织方式等维度实现全方面变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虽然我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宏观背景下，如何提高人口素质，释放人才红利，优化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的配置，提升生产力，是摆在中国式现代化面前的一道难题。

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们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同时改革生产关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新质生产力问题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理论范畴，单一研究新质生产力发展问题是不全面的，也无法实现新质生产力内生驱动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件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统筹软件、硬件资源和制度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减少障碍。

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

我们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教育体制、金融体制、科技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破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藩篱，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生产关系管理机制与政策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随着我国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必须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破除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藩篱，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生产关系管理机制与政策体制。

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形成多元、包容、鼓励个性与突破创新的文化氛围。通过充分发挥多元性的优势，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创新思维和发展机会。在一个包容的社会中，我们能够追求真理，探索各种观点的优点和缺点，并从中获得新的见解和启发。因此，我国要从多方面培育包容创新及创新人物的文化，比如，在媒体宣传方面，要切实做好新质生产力代表人物的舆论保护，宽容其性格与言行，让他们享受到应有的经济利益、社会荣誉等。从文化导向上，要肯定新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激发专业人才投身技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兴趣等。

第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视人才、专注主业、重视研发。专业人才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因素，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变，必然要求从生产、管理和财务分配方式上进行变革，肯定他们的劳动成果与贡献，给予更充分的精神嘉奖和物质体现。对作出杰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在职称晋升、人才称号、成果奖励等方面也要进行改革，打破常规评审制度，给予他们特殊的人才绿色通道，否则，这类新质生产力的创造者就难以持续创新，甚至造成人才外流。因此，对新质生产力创造者的职称评审、人才称号、创新创业、成果奖励、户籍身份等各项配套服务提供快捷通道、优惠政策和便利服务，最大限度让新质生产力创造者感受到全社会对他们的尊重与认可，激发其创新创造的兴趣与动力。

第三，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好的制度设计应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鼓励竞争、鼓励创新。在竞争中创新的成果是市场真正接受的新质生产力成果，在创新中竞争能够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一流人才全身心、高效率投入创新活动中，高效产出新质生产力成果。国家要从制度层面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行为，在法律制度上要提高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成本。目前，我国科研优势在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与高校的横向交流与战略合作不够，基础研究意识与可持续研究合作意识淡薄，如何做好制度设计，将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优势资源有机结合，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商业化研究统筹起来，将产学研用实现一体化，是摆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革进程中的一道难题。

第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高度依赖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持。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仍不尽合理，没有完全以市场为导向，投资者市场仍然不够成熟，资本的耐心不够、耐心的资本投入不够，一个行业一旦受到市场热捧，各路资本蜂拥而入，造成产能过剩、资本过剩、恶性竞争。因此，资本市场做好耐心资本培育，让资本陪伴新质生产力企业共同成长发展。同时，资本市场要给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绿色通道，让他们融资、上市与再融资等更顺畅。发展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创投市场，中国有资本规模第二大的金融市场，有数量最多的活跃投资者，要面向全世界吸引优秀的新质生产力企业到中国融资、上市。

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发展是现代生产方式的系统性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社会文化、制度、环境和各主体共同发力，不断变革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协同促进的良好局面。

（作者：干胜道，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姜勇，四川民族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理论周刊 干胜道 姜勇

关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全要素生产率是现代经济学中表征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因素，被视为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中将占据核心地位，因此，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内涵和提升路径进行诠释、辨析和思考是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我们一起来学习！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7年12月18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整体素质。

——2018年3月8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讲话

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2024年1月31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资料来源：《求是》

成都如何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对于成都这样一个拥有2100多万人口且承担着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动力源光荣使命的超大城市而言，通过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做大蛋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时期的第一要务，因此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发展模式从“数量追赶”的粗放型增长向“质量追赶”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经济结构从“规模扩张”的增量扩能为主调整为“结构升级”的做优增量、调整存量并举，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的增长点，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尤为关键。

“被忽略因素”

经济增长可以被分解为资本要素投入、劳动要素投入以及“被忽略因素”三个部分带来的增长；其中，“被忽略因素”，即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产出被认为是各类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而产出与投入之比就是我们常说的生产率。生产率又分为单要素和全要素，常见的如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量资本产出率，主要是从单要素的角度衡量经济投入产出效率水平，而全要素生产率则是相对于单要素生产率而言，反映劳动力、资本等全部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综合效率，是在经济增长中各类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扣除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贡献后的“余值”，也可以理解为经济增长可以被分解为资本要素投入、劳动要素投入以及“被忽略因素”三个部分带来的增长；其中，“被忽略因素”，即产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机理，是通过技术进步及制度变革促进生产组织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持续改善，进而降低产出增长对资源要素投入的数量依赖，本质上是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来实现更高效率、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内涵型集约化水平和综合质量效益提升的重要表征。

通过对先发国家（城市）规律经验的梳理发现，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但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要素投入的贡献逐步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步提高，从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全要素生产率纵向走势来看，总体经历了“波动上升—平稳增长—增长放缓—企稳恢复”四个阶段的变化，与这一趋势规律是比较吻合的，表明成都当前正处于经济迈向集约型增长阶段的关口突破期。

第一阶段（1978—1993年）：在改革开放红利的集中释放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波动幅度较大，但整体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74%上升至1993年的10.95%，年均达到4.06%，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平均贡献率仅为31.23%，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

第二阶段（1994—2011年）：在我国加入WTO带动国际资本、技术等要素加快引进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有利因素支撑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波动幅度较上一阶段明显收窄，平均值分别为5.48%、43.08%，较上一阶段分别提高1.42、11.8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效益改善态势较为明显。

第三阶段（2012—2016年）：在全国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逐步显现，经济转型压力加大背景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呈现明显放缓趋势，从2012年的5.70%、43.81%分别降至2016年的2.41%、31.24%，平均值分别为3.28%、33.32%，较上一阶段分别下滑2.20、9.76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客观上有所减弱。

第四阶段（2017年—2023年）：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经济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以及创新动能持续培育的推动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由降转升、企稳恢复态势，2017年—2019年平均值分别为3.60%、45.16%，较上一阶段分别提高0.32、11.84个百分点。

“额外产出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额外产出效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两大核心因素驱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渐进性的过程，成都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以效率为中心组织和激励经济活动

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额外产出效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两大核心因素驱动。因此，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要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变革和全方位转型。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动能重塑优化、体制机制改革等中长期慢变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渐进性的过程，成都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以效率为中心组织和激励经济活动。

着力提升创新策源转化能力，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一要瞄准重点产业链和未来产业的颠覆性变革性技术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重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溢出效应，构建新型研发机构、校企联合实验室等衍生转化平台，打造更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硬科技”。二要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大力推广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产工具，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升。三要抢抓战略腹地建设、产业转移等重大机遇，统筹场景提供、政策赋能、优化服务，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低空经济、氢能、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等新产业领域突破发展。

着力提升高端要素集聚配置能力，促进资源要素向高效领域流动。一要发挥产业基金链接功能，积极组建瞄准未来产业领域的天使投资基金，“壮大耐心资本”，充分发挥成都西部最大规模产业基金集群作用，打造未来产业子基金品牌矩阵，综合利用大数据手段对其进行多维“画像”，提升优质项目挖掘和产融精准对接能力。二要持续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度，着力打造一批“既懂市场、又懂科研的专业复合人才队伍，支持其开展成果发现、挖掘、策划和转化活动。三要积极发挥数据要素的“融合剂”作用，培育服务型、应用型、技术型等数商和第三方服务机构，推动现有业态和数字业态跨界融合，加快促进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新业态发展壮大。

着力提升系统改革集成能力，推动体制机制赋能增效和活力激发。一要深化要素资源市场化共享机制，支持“链主”企业、平台型企业拓展融通协作新模式，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向平台化、网络化和生态化转型，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创。二要完善资源要素差异化配置机制，将政策资源配置的指向由“与产业挂钩”逐渐转向“与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企业效益挂钩”，激发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优势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向高效领域流动。三要强化要素市场建设和专业服务效能，补齐成都在技术市场、知识产权等专业要素市场上的短板，创新信息链、人才链、资金链“三链”互动机制，实现各类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作者：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财政与金融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理论周刊 李梦宇

主编：何晓蓉 责任编辑：张舟 钟文 陈仕印 美术编辑：肖凤